

灯下

鲁迅的一生



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
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

远行

一八八一 至 一九〇六

1881年9月25日，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，原名周樟寿，后改名周树人。少年在家乡读书，也经历了家道中落和父亲病重。后来写下的故乡，并非只有百草园里的草木，也有生活忽然变得艰难的记忆。

1898年，他离开绍兴，到南京求学。1902年赴日本留学，随后剪去辫子。照片里的青年神情严肃，一身学生装束；此时，日后那个以文字为业的鲁迅，还在寻找自己的道路。离开家乡的旅程，既有地理上的远行，也有知识和观念上的重新学习。

1904年，他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，接受解剖学等课程的训练。1906年离开仙台后，他把更多精力转向文艺。医学与文学之间的转折，最终通向他长期关注的问题：人的处境，以及人怎样醒来。



一九〇三年 留日期间

归来

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七



一九〇九年 在杭州任教

1909年回国，鲁迅先后在杭州、绍兴任教。照片中的他还很年轻。教书需要备课和面对学生，翻译则需要逐字推敲另一种语言；这些工作，与后来广为人知的小说写作，共同构成他的早年生活。

1912年，他进入教育部工作，随后移居北京。公事之外，他整理古籍，搜集金石拓片，也继续阅读和翻译。他并非等到以“鲁迅”署名发表小说，才开始认真对待文字。

多年积累沉在书桌上：旧书里的材料、课堂上的问题、亲历过的人情，都可能成为写作的来处。小说尚未成名时，他已在做许多缓慢的事；这些不显眼的年月，也属于一个作家的成长。写作后来有了读者，早年积累的材料和经验，也在新的篇章里获得了表达。

呐喊

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五

1918年，《狂人日记》在《新青年》发表，他开始以“鲁迅”为笔名写作。作品借一个人的惊惧，追问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。此后，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故乡》《阿Q正传》等篇章陆续问世。

1923年出版的《呐喊》，收录了他在1918年至1922年间写成的十四篇小说。人物有各自的口吻和难处；看似离读者遥远的生活，常常在一个细节里变得切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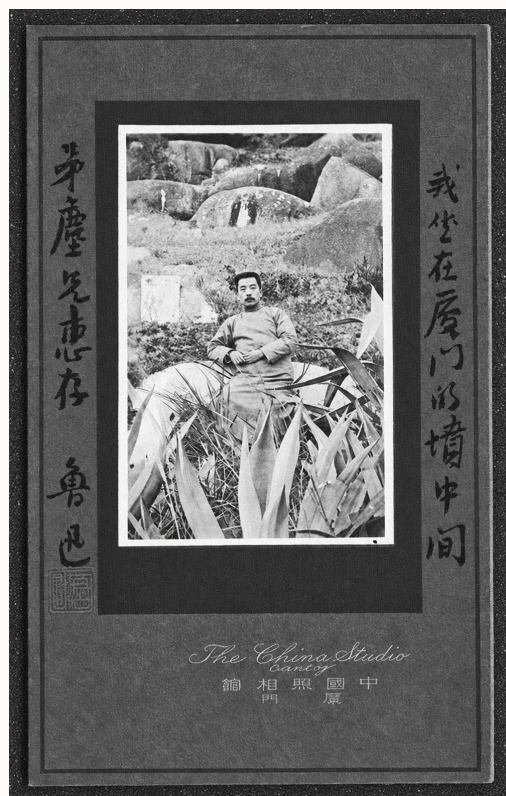
1925年的照片，为俄文版《阿Q正传》而摄。他的作品正在被另一种语言阅读。书写中国人的生活，也让不同地方的人看见：失去尊严、渴望改变、又难以走出旧习，是怎样具体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。



一九二五年 北京

南行

一九二六 至 一九二七



一九二七年一月 厦門

1926年，鲁迅离开北京，到厦门大学任教。次年又赴广州，在中山大学工作。这段南行的时间并不长，却处在他人生的重要转折处：居所、工作与周围的环境，都在变化。

厦门的照片里，石刻与草木也进入了镜头。它记录的是一次真实的留影。我们不必替沉默的面容安排心事，只需记得，此时的鲁迅仍在写作，也仍在与现实发生联系。

后来结集为《朝花夕拾》的文字，把童年、师友和求学经历重新带到纸上。回忆并不只为怀旧；从往事里辨认人的善意与局限，也是他理解当下的一种方式。1927年秋，他到达上海，此后在这里生活到生命最后。

书桌

一九二八 上海景云里



在景云里寓所书房留影

1928年，镜头拍下了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所的书房。书架、桌椅和成叠的书刊，让“作家”这个称呼有了日常的形状。写一篇文章，校一份稿件，回一封信，都要在这样的空间里完成。

上海时期，他继续写杂文，也翻译外国文学、编选书籍，与出版社和青年作者往来。作品进入读者手中之前，还要经过选稿、校订、编排等许多环节。他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些具体的工作上。

他的文字常有锋芒，工作却也包含耐心。对一种说法提出批评，与认真辨认一个字、照看一本书，并不矛盾。照片中安静的书桌，接住了公开论争背后漫长而细密的劳动。

木刻

一九三一 把年轻人带到作品面前

鲁迅关心文学，也关心图像怎样表达人的生活。木刻以刀代笔，在木板上刻出形体，再用墨印到纸上。黑与白之间的力量，使这门艺术成为他支持青年创作的重要方向。

1931年8月17日至22日，上海举行木刻讲习会。鲁迅邀请内山嘉吉授课，十三名青年参加，自己担任翻译。他已是知名作家，却愿意在一间课堂里做沟通语言的工作，让学生能够直接理解老师的讲解。

一次短期课程不能代替日后的长期练习，却能给初学者一个开始。除了组织学习，他还介绍外国版画，编印画集，帮助青年看见更多作品。支持创作不只是说一句鼓励的话，也可以是把书找到，把老师请来，把话译清楚。

这段经历让我们看见另一种传递：写作者把自己的眼光和资源，分给正在摸索的人。后来者最终要走自己的路，而有人认真帮助他们迈出第一步，这件事本身就有长久的意义。一间教室、几块木板与一段被译清的话，都可以成为这种帮助的起点。

家常

一九三三 上海

1933年5月1日，鲁迅穿着许广平编织的毛衣留影。与长衫照相比，这张照片多了一层家常的气息。它让人记起，那个常常出现在文学史和课本里的名字，也生活在具体的家庭关系中。

他与许广平的书信，后来结集为《两地书》。通信既谈社会、教育和写作，也谈工作安排与日常生活。留在纸上的，不仅是观点，还有两个人在不同地方怎样理解彼此、商量生活。

家书让一个人的面貌更完整。严肃的写作者，也需要衣食、健康与相伴。我们读他的文章时，听见对世事的追问；看这张照片时，则看见毛衣的纹路和安静的表情。两者放在一起，才更接近他真实的人生。



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

相见

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



参观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时

1936年10月8日，鲁迅在上海参观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，沙飞拍下了他的身影。这已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。他仍走到作品面前，与青年创作者相见。

照片中的笑意，使人暂时离开那个过于严肃的固定印象。写作、翻译与扶持青年，并不是三段彼此隔开的履历，而是他多年工作中相互连接的部分。对作品的关切，也包含对创作者成长的关切。

十一天后，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在上海逝世。这次看展留下的影像，成为人们认识他晚年的重要记录。它没有宏大的场景，却保留了一次相见：作品还在展开，年轻人还在继续，而他曾认真来到他们中间。

余响

文字抵达后来的人

回望鲁迅的一生，不能只看小说书名，也不能只记住那些被反复引用的句子。他做过教师、教育部职员、译者和编辑；许多工作并不显眼，却与写作相互支撑。

《呐喊》和《彷徨》让不同处境中的人进入文学，《朝花夕拾》重新辨认少年记忆，杂文把目光投向眼前的社会。文体不同，问题也不断变化。他的作品并未替所有困境安排轻易的结局，而是要求读者把人和事看得更清楚。

从仙台课堂到上海书房，从青年时的留影到木刻展上的笑容，这些照片使文字背后的人重新显现。一个人并非生来就有确定的答案；他的道路，也经过求学、转向、工作、迁居与坚持。

纪念鲁迅，可以从重新读一篇作品开始。看见句子里具体的人，分辨他们的痛苦、软弱与愿望，也检查自己是否把习惯当作了道理。书桌上的灯已经熄灭，文字仍能在另一张书桌上被打开。读者也由此接过一份工作：不急于给生活下结论，先认真辨认眼前的人。

年轮

鲁迅生平的重要节点

- 一八八一 九月二十五日，出生于浙江绍兴。
- 一八九八 离开绍兴，到南京求学。
- 一九〇二 赴日本留学。
- 一九〇四 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。
- 一九〇九 回国，先后在杭州、绍兴任教。
- 一九一二 进入教育部工作，随后移居北京。
- 一九一八 以鲁迅为笔名发表《狂人日记》。
- 一九二三 小说集《呐喊》出版。
- 一九二七 经厦门、广州，定居上海。
- 一九三一 组织木刻讲习会并担任翻译。
- 一九三六 十月十九日，在上海逝世。

灯下

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
让后来的人仍能看见彼此

谨念鲁迅先生

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

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